

民间记忆

短姑道头的汽笛声

妖微

青灰色的天空渐渐涌出朝霞，海与天的交界处开始明亮，这种明亮四处扩散，将春寒料峭中的我们笼罩在阳光之下。是个好天呀！站在短姑道头的人们明显兴奋起来。我按捺住雀跃的心情，与众人一起朝着葫芦岛的方向张望。远处，几艘船只积木般在海面移动，海鸥于浪间炫耀着身姿。

葫芦航船来了！随着一声呼喊，人群开始骚动。船影愈发清晰，在人们的翘首以盼中鸣响汽笛，缓缓地向岸上靠拢。缆绳拴住缆桩后，船上的人员从船身放下窄长的跳板，协助人们上船，摩擦声、拖拉声、呼喊声响成一片。待到所有人都上了船，跳板被撤回，航船又拉响起航汽笛，朝着沈家门方向行进，岸边礁石上“短姑道头”四个字渐行渐远。

短姑道头，也叫短姑圣迹，是普陀山最古老的进山码头。明代以前，这里只是莲花洋畔一片天然石滩，乱石错落，却能经巨浪冲击而不散，成为香客的简易登岸之处。自明代起，它成为朝山船只唯一的停靠埠头，也是香客登岛礼佛的第一站。“嫂嫂怨姑、观音送饭”的传说自此流传，短姑道头之名便由此而来。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僧了余、莲祥募资修筑条石道头，结束了需用小舢板摆渡登岛的历史。此后，道头又历经多次修缮，风貌更显禅意古朴。

从我记事起，从葫芦岛出发、中转于短姑道头开往沈家门的葫芦航船，曾是普陀山与外界联通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这种境况一直持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客运码头建成之后。那时的葫芦岛是名噪一时的富庶渔村，一水相隔的普陀山相对清寂。如今，葫芦岛盛况不再，而普陀山却因佛教观音文化远播，逐渐成为享誉全球的旅游胜地。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

短姑道头北侧，矗立着海岸牌坊。它始建于清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原为木质结构。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华侨企业家陈性良居士出资改建为三门四柱钢筋混凝土牌坊，高九米、阔八米，飞檐翘角，琉瓦生辉。梁柱间，镌有徐世昌、黎元洪等名人题字，气度庄重。年少时，我只惦记着航船的汽笛声，未曾留意此处的深意。历经半生后回望，却对正面边柱的一副对联念念不忘：一日两渡潮，可听其自来自去；千山万重石，莫笑他无知无觉。悟其意，既是对时光流逝、世事浮沉的安然，也是对自然万物、尘缘诸相的敬畏——一种超脱又不离尘俗的心境，亦是普陀山独有的禅意与慈悲。

海岸牌坊之后，便是回澜亭，黄墙飞檐的外形与寺院建筑相似。亭建于清光绪年间，由定海居士王克明捐建，后陈性良居士又出资与牌坊一起进行重修。亭开有三门，与牌坊三门前后呼应，简明又规整。亭内立有1928年九世班禅汉藏双语碑，碑文曰：“海中山岛真古奇，巔上多有慈航法。”亭壁嵌有民国八年印光法师所撰《陈性良建海岸牌坊功德碑》，经年风雨侵蚀，碑文字迹早已漫漶不清，但仍将其妥善保存，应该是对修善者功德的纪念与赞誉。亭内设有石凳，年少的我总坐不住，心心念念皆是一水之隔对岸的喧闹市井。

1983年，普陀山佛协重修短姑道头，条石堤岸被拓宽、延长、垫高，两侧形态各异的礁石临水而立，“短姑道头”“乐土”等石刻浮于水面。新客运码头建成启用后，此处不再渡船、渡人，与牌坊、回澜亭、摩崖石刻，一并转为古迹景点，供人观摩。

站在如今的客运码头回望短姑道头：长长的条石如臂膀般伸向海面，两只白鸥憩于石上；海岸牌坊的绿色琉璃翘檐泛着微光，回澜亭的黄墙依稀可见，它们如长者般俯视着海面的石条埠头，笃定、慈爱。我的耳畔依稀响起昔日的汽笛声，一声一声，融入海潮之中。于我而言，这里不只是风景，是前往远方的起点，是埋在岁月里如烟的过往。

生活滋味

温柔又折腾的小插曲

王玮

日子在细碎烟火中缓缓更迭，猝不及防塞进一段哭笑不得的小意外。本是寻常的出行路途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急刹车，让我的爱车开启了一场起伏颠簸的“小手术”，也让我收获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有趣经历。

那天行车途中，前方突发状况，我下意识一脚急刹车。车身骤然停顿的一刹那，平静的车内发生了一场微小的“失控事件”。随手放在手机无线充电桌面的电车充电卡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借着惯性飞速弹起，精准地钻进了对面紧贴扶手箱底部水杯槽盖板缝隙内。那一瞬间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，只听见轻微的一声滑落，原本稳稳待在桌面的充电卡片，便彻底消失在了视线里。

我反复拨动盖板、摸索缝隙，尝试各种简单的方法，可卡片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，卡在在了看不见的僻静一隅；盖板打不开又关不上。这张充电卡是用车刚需，没有替代方案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立刻驱车赶往双桥汽车城，求助专业的维修师傅。

站在维修工位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：这场修车经历，像极了小孩子调皮把小豆子吸进鼻腔，最后只能求助五官科医生精密手术取异物的过程。小小的卡片藏在狭小的车体缝隙中，看不见、摸不着、抠不到，普通的办法完全无计可施，只能依靠专业拆解，一点点探寻它的踪迹。

为了取出这张小小的卡片，三位维修工人一同上前排查。因为卡片卡入的位置十分刁钻，谁也无法精准判断它最终滑落、卡滞的准确位置。狭小的扶手箱底部结构错综复杂，肉眼无法

穿透板材看清内部情况。为了不暴力损坏车体，也为了稳妥取出这张卡片，维修师傅们只能一步步操作，谨小慎微地拆开了汽车的中控组件。

看着新买的爱车中控被一点点拆解，原本完整、规整的内饰被细致拆分，我的心里百感交集。平日里爱惜至极，连一点划痕、一点污渍都格外在意，如今却因为一张小小的卡片，要经历这般细致的拆解。

最熨帖人心的，是维修师傅们细致妥帖的善意。拆卸过程中，师傅好几次轻声让我不要凑近目睹全程。他们太懂车主的心情了，知道面对全新的爱车被拆解，心里难免会心疼、失落，甚至会莫名觉得难过。因此刻意放缓速度、轻柔操作，还默默安抚我的情绪，尽力减少我看着新车拆机的不适感。

我还是站在一旁，完整目睹了全程。看着三位师傅默契配合，耐心排查每一处缝隙、梳理每一处内饰结构，从迷茫找不到位置，到慢慢锁定卡片落点，再到小心翼翼取出卡片，繁琐又细致的操作，让人真切感受到细微之处的专业。

折腾许久，小小的充电卡终于完好无损被取出。重新装回中控、复原内饰的那一刻，悬着的心才算彻底落地。一场因为一次急刹车引发的“爱车小手术”，就此圆满落幕。

生活大抵就是这样，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麻烦、小意外，看似折腾又让人很无奈，回头想来，却成了平淡日子里鲜活的小片段。这场有趣又暖心的小插曲，也让我明白，生活里的琐碎波折皆是常态。那些猝不及防的意外，无须过度懊恼，坦然面对接纳，便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活小趣事。

心灵隽语

庄周梦蝶与金蝉脱壳

邓小江



AI制图

这就是生命的升华。一个生命形态，转化成了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。升华完成之后，它的眼光、智慧、思想，跟从前完全不同。蝴蝶看这个世界，和毛毛虫看这个世界，能一样吗？毛毛虫只认得那片叶子，蝴蝶却认得整片天空。

其实，不只是蝴蝶。每一个生命，包括我们人，都有这种能力。

人把这个过程叫作“修行”。修到一定程度，就成了“有道之士”。说白了，就是要突破我们现在这副有形的皮囊，升华到更高的境界。

庄周梦见的不是蝴蝶——他梦见的是自己。“庄周为什么梦蝶”？其实也可以问“庄周为什么没梦蝉”，那我们就来讲讲蝉。

蝉也很有意思。它生下来是一个若虫，很笨很笨，整天在地下吸树根的汁，黑咕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它在地底下要待三年、五年，有的甚至要十七年。

那它怎么办呢？它有手段。它从地下爬出来，趁着黑夜，找个树干的缝隙，把自己挂在那里，然后开始“脱壳”。它从后背裂开一条缝，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挤出来，整个过程要一两个小时，一动不动，像闭死关一样。等它完全出来之后，翅膀慢慢展开，晾干，天一亮，它就飞走了。

这个就叫“金蝉脱壳”。

它把自己从一个只会爬的、沉默的、灰暗的形态，升华成一个会飞、会叫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生命。一只蝉看问题，跟一只若虫肯定不一样。若虫只懂得往土里钻，蝉却知道哪棵树最高、哪里的阳光最好。没有人教它，是它本来就有的东西。

人也是一样。所谓修行，实际上是要脱离现在这个有形的、被束缚的物质状态，像金蝉脱壳一样，把旧壳留在树上，自己飞到更高的地方去。

所以，庄周如果梦到蝉，那他梦见的不是一只虫子，是一个正在脱壳、即将升华的自己。